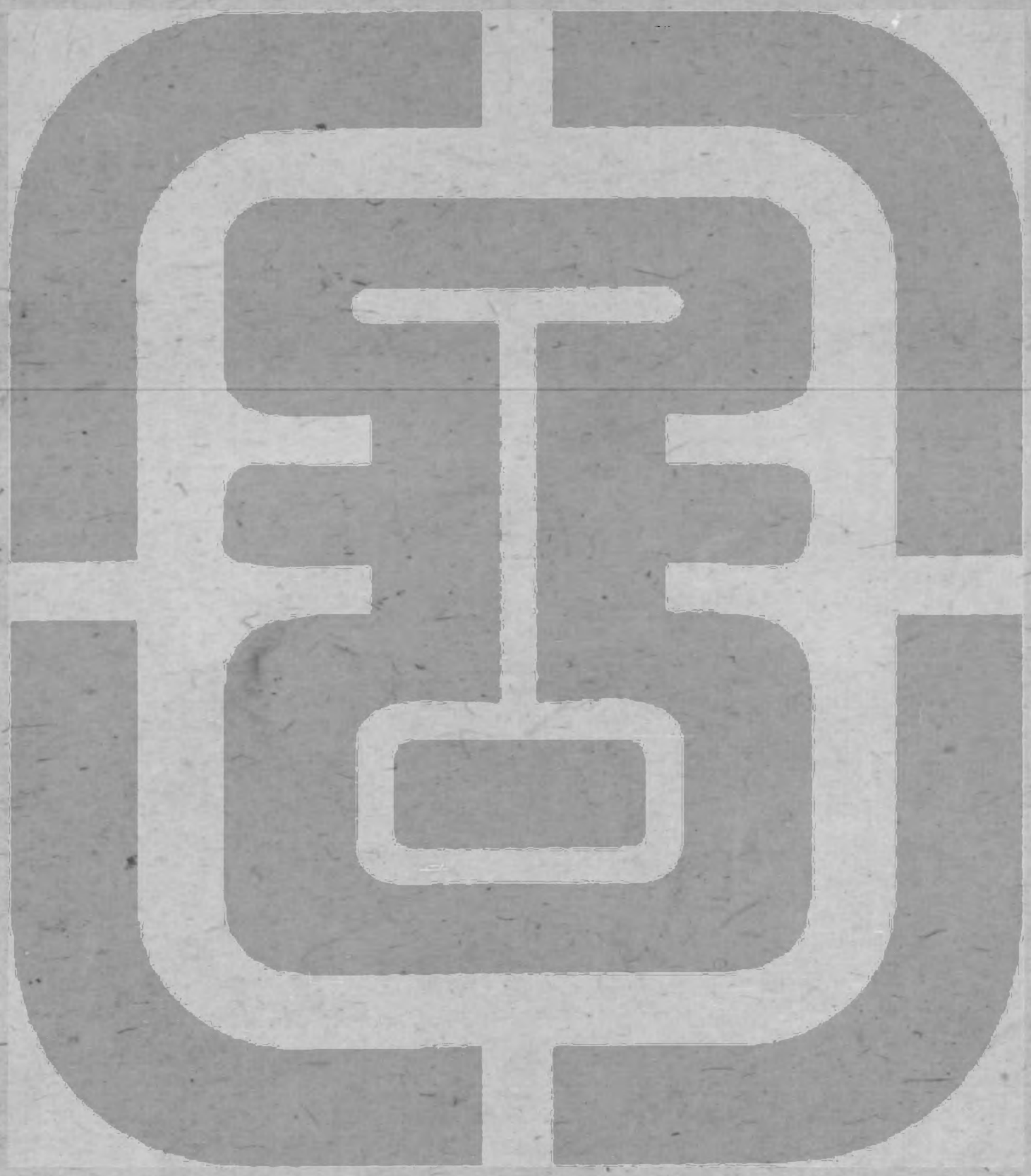


詩八十五首

送陳伺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況當國西鄙形勝古來多崑渠湧北郭華岳垂東阿羌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間諜時出沒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便當卧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嘯咏未用勤催科諸孤寄吳越食口如鴈鵝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晉別二首

風波定後得西歸烏鵲喧呼里巷知未熟黃粱驚破夢相看白髮信乘危豚肩尚有冬深味蠶器應逢市合時父老爲公留臘酒不須猶唱式微詩

懷印徒行尚故衣邸中掾史見猶疑千人上塚鄉關動五馬行春雨澤隨醉裏墜車初未覺道中破甑復誰悲西行漫遣親朋喜早賦陶翁歸去詩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荊艱難奉老母弦歌教諸生黎藿飽臧穫布褐均弟兄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我親本知道家有月旦評逡巡戶牖間時聞歎息聲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平它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松阡映天末苦淚緣冠纓子親八十五皤然老人星安輿及祿養平反慰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甘與輕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策馬飛鴻征歸來歲云莫手奉屠蘇觥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

君昔嘗說君與弊廬東西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知非貧賤人也此語未嘗語人俛仰三十年矣因君西歸作詩言之不覺流涕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天街雪霽初通駟禁籞氷開漸躍魚十尾煩君穿細柳一杯勸我芼青蔬寒樽獨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用書江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巷往來踈

次韻子瞻招王蘧朝請晚飲

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衝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瑶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畱君深愧酒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絶空教僕御顰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詩

王君貺宣徽挽詞三首

妙年收賈傳白首貴王陽志氣文章在功名歲月長遺孫依舊德故吏滿諸方河朔三持節斯民定不忘

又

謫墮神仙侶飛翔鸞鳳姿舊逢黃石老陰許赤松期歷歷僧伽記申申鄧傳詞翻然歸海嶠無復世人知

公少年過泗州於僧伽塔中見一老僧謂公歸蘇祖墓有白兎者召當第一人及第已而果然既登科見張鄧公為公言吾為射洪令尉補得一人疑其行劫吾竟見非是釋之問其所從來則山中隱者也以藥遺我四服此藥可以終天年而無病且約我貴極人臣今子方且貴慎勿笞辱道人公終身用其言輒佑

公於大名親
見公言之

從軍在河上伏鉞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鍾得縱倍
它年老賓佐過國泣樓臺猶有墳碑在仍令故客開

今樞密安公摩卿昔卓轍同在
幕府公家方求潭卿作墓碑

送杜介歸楊州

揚州繁麗非前世城郭蕭條却古風尚有花畦春雨後不妨水調月明中東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屬翁渭洛放船經月事急先鶗鴂遞芳叢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西山舊遊

我遊齊安十日回東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亂流入樊口山雨未止淫黃梅寒溪聞有古精舍相與推挽登催鬼山深縣令喜交至寺荒蔓草生經臺黃鵝白酒得野餽藤床竹簟無纖埃可憐邊客畏人見共怪青山誰爲堆行驚晚照催出谷中止亂石傾餘壘古今相望兩令尹謂元結卓文詞灑落千山隈野人豈復識遺趣過客時爲剜蒼苔五竹留滯敍齒禿一朝揮手船頭開玉堂却憶昔遊處笑問五柳應彫摧滿朝文士蚤貴達馮凌雲漢乘風雷入參祕毀出華省何曾著足宰山來漂流避逅覽遺躅耳中尚有江聲哀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遷五十復還朝白髮正紛然故人從西來鞍馬何聯翩握手得一笑喜我猶生全別離多憂患夢覺非因緣惟餘歸耕計粗有山下田久糜太倉粟空愧鄉黨賢老兄富治行令德齊高年幸此民事清未厭軍壘偏父老攜壺漿稚子迎道邊應有故相識問我何當旋君恩閔衰病歸駕行將鞭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羨君耽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釋手處意求五車盡未惜雙目苦蓬萊倚霄漢簡門充棟宇學成擅囷倉筆落走風雨破籠閉野鶴短草藏文虎鬢鬚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古風棄彫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塤篪冷然五音舉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老去髮垂素隱居山更青退翁聯科弟俯仰三十齡仕官守鄉國出入奉家庭鵠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高趣衆耳昏未聽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強包裹齒髮坐彫零晚春首歸路朱轓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導輜軿

長歎或垂涕平反知有令此樂我已亡雖逢終不寧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流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間泥偶隨鵬翼培風上時得衙香滿袖攜落筆逡巡看儁直醉吟清絶許分題相望魯衛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掖垣不復限東西賓客來衝霧雨泥白酒黃封開激灩朱纓青龍落提攜五花愧我連書判三道高君免試題誰遣松萬同一谷凌雲他日恐難齊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魯高談鼓瑟手偶然同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屬二公兎釜楞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背分餘光大孔翫飛自南鄉聯翩翻羣鴈相追翔渠家冠盖尤堂堂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東今年送君使河北連年東北少安居慷慨憐君色自得河流西決不入土千里汗漫被原隰壯夫奔亡老稚死粟麥無苗安取食君憂臣辱自古然自跪過門三不入忠誠一發鬼神輔心念既通謀計集堤防旋立村落定波浪欲收蛟蜃泣二年

歸國未爲久故舊相看髮猶黑成功豈在延世下好勇眞令腐儒服此時爲國頌河平當使君名長不沒

席上再送

人言虎頭癡湧作河朔遊黃河六七月不辨馬與牛單車徑北渡橫身障西流虎頭亦不癡志在萬戶侯徜徉歷三邊歸借坐上籌腰垂黃金印不受白髮羞此計雖落落但問有志不臨岐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次韻孔文仲舍人酴醾

蒼虵凍不死輕素暖仍歸落蘂時吹面繁香自撲幃光疑眞照夜枝軟或牽衣似厭風霾苦應思霧雨霏開樽迎最盛掃地見初稀賴有清陰在金波肯發揮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家聲遠繼河西守遊宦多便嶺外官南海無波閑闕舸北堂多暇得羞蘭忽聞常棣歌離索應寄寒梅報好安它日扁舟定歸計仍將犀玉付江湍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萬人齊仗足聲勻翠輦徐行不動塵夾道讙呼通老樨從官雜遝數徐陳旌旗稍放龍蛇卷旒冕初看日月新天遣雨師先灑道農夫不復誤占辛農家常以上辛占麥辛深則麥熟今年正月八日得辛而雨不時應駕未出一日初得留雨麥始有望

衣冠雙日欵蓬萊簾脫瓊鉤扇不開清曉連驚三殿
啓翠華遥自九天來晨光稍稍侵黃盖瑞霧霏霏著
禁槐千雨翟車觀禮罷歸時滿載德風廻是日內外命婦皆会
景炎仰瞻三宮肅然雍穆不言而化諸公之家有能言之者

再和

病起江南力未勻強將冠劒拂埃塵木雞自笑真無
用芻狗何勞收已陳行從鑾旗風日細側聽廟樂管
絃新誰知四載勤勞後併舉成功祚泣辛
宸心惻惻念汗萊南籞西池閉不開長樂鳴鞘千乘
出顧成薦鬯萬方來從臣暗泣新宮柳父老行依輦
路槐雙闕影斜朱戶啓都人畱看屬車回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還家未暇拂塵衣攜被重來趂落暉省戶鳴騶久分
散宮槐栖鵲共翻飛周廬見月風霾靜斜漢橫空星
斗稀多病心身怯清禁故山依約夢西歸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擲簡搖毫氣吐虹興餘庭藥詠殘紅今宵文字知無
幾鼾睡簾中笑二公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
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

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

邇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稿葉零風過都城吹廣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銅缾灑遍不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曈曨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迩英前有雙槐甚高而柯葉拂地狀若龍蛇講官進對其下）

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聖欲泣龍髯吐復吞（轍昔奉制策坐於崇政西廊蓋迩英之北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過所試握前瞻望天表最為親近）

講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世未信諸儒測淺深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已收蠶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禾黍趂時青覆壠池塘流潤淥先文兩宮尚廢清晨集中禁初消永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次韻宋搆朝請歸守彭城

得郡迎親願不違書來無復寄當歸馬馳未覺西南遠烏哺何辭日夜飛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復訟珉稀平反聞道加飡飯五袴應須換破衣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竹迷誰定知迷否趂取滂沲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

處斸從芸閣殺青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踈應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飲作除書仲馮方作左史以与貢父並直於此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簾深巧為隔朝暾竹密時能引雀喧朝罷宿酲還續夢靜中諸妄稍歸根坐曹聞道仍分省出沐誰當與並軒竹簟茅簷它日事重因遺詠記君恩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君恩賜告許歸來雨後中庭有綠苔起問日高三丈久卧聞車過九門開泥封連日傳新語腕脫知君有軼才十八二十二兩日除目猥多待得晴乾追後乘未應塵土熱如灰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温恭天賦此心良惠愛人知政術長井水無波任缾綆牛刀投隙應宮商分符出遍名城守攜被歸從華省郎不到汝陰遺恨遠坐令湖水減清光

早歲相從能幾時淮陽花發正游嬉鳴弓矍相人如堵席地滄浪柳作惟十載舊遊真是夢一時佳客尚存誰遥聞葬日車千兩漬酒緜中寄一悲轍昔与幾道相遇於陳東宇張聖民相与游從甚密逮今將三十年當時賓客在者少矣而幾道復化去言之悽惻無已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度嶺當年惜遠行過淮今日似前生留連秋思江侵海搖蕩春心花滿城欲寄尺書慵把筆偶聞佳句獨含情何時復看清虛會醉聽簫箏促柱聲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詞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風芝蘭託庭戶鸞鵠峙椅桐結客賢豪際傾財緩急中悲傷聞故老淪謝禾衰翁

吳中試良守濮上繼嘉聲平賦權家恨蠲租盜俗清家貧久未葬身去獨晉名天報多男子終存好弟兄

韓幹三馬

老馬側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心知後馬有爭意兩耳微起如立錐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先已動心先馳僕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黃金羈雄姿駿發最後馬回身奮鬣真權奇圉人蝟蠻屹山立未聽決驟爭雄雌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譏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

書郭熙橫卷

鳳閣鸞臺十二屏屏上郭熙題姓名崩崖斷壑人不

到枯松野葛相欹傾黃散給舍多肉食食罷起愛飛泉清皆言古人不復見不知北門待詔白髮垂冠纓袖中短軸纔半幅慘澹百里山川橫巖頭古寺擁雲木沙尾漁舟浮晚晴遙山可見不知處落霞斷鶩俱微明十年江海興不淺滿帆風雨通宵行投簡豚栅找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婦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闕圖重城日高因睡心有適夢中時作東南征眼前欲擬要眞物拂拭東絹付與汾陽生

題王生畫三蠶蜻蜓二首

飢蠶未得食宛轉不自持食蠶聲如雨但食無復知老蠶不復食矯首有所思君畫三蠶意還知使者誰

又

蜻蜓飛翾翾向空無所著忽然逢飛蚊驗爾飢火作一飽困竹稍凝然反冥寞若無飢渴患何貴一簞樂

贈寫眞李道士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進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嵩高李師棹頭笑自言弄筆通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滿朝冠劒多備人據鞍一見心有得臨牕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鬢半脫歸來俛仰慚簪紳一揮七尺倚牆立客來顧我誠似

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緑簑黄蒻甘長貧如何畫作白
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眞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絶

亂山無盡水無邊田舍漁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識天
巧臨窓開卷兩茫然

斷雲斜日不勝秋付與騷人滿目愁父老如今亦才
思一蓑風雨釣槎頭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壯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懷不堪七郎用日食萬
朝陽爭塗潦白露霑草蔓夾衣搜故褚酒債積新券
徂猿便林藪冠帶愁檻圈憂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飯
歸心久已爾佳句聊復勤近聞洮東將開出邊馬健
裨王坐受縛右袂行將獻念此愧無功歸歟適吾願

宿滎陽窰氏園

喧卑背城市曠蕩臨溪水車流沂絶壁河潤及桃李
居人有佳思過客得新喜中橋一回顧欲入迷所自

滎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 并敘

滎陽大海院高齋石像二高不數寸而姿製甚妙
唐高祖爲鄭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禱之即愈
因各爲一碑刻彌勒佛且記其事至今皆在元祐

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過而觀焉作小詩以授院僧

誰言膚寸像勝力妙人天欲療衆生病陰扶濟世賢身微須覆護眼淨照幾先豈爲成功報猶應歷劫緣

次韻劉貢父從駕

一經空記弟傳兄舊德終慙比長卿扈駕聯翩來接武登科先後憶題名竹林共集連諸子棣萼相輝賴友生它日都門俱引去不應廣受獨華榮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霜風琴瑟卷梧蕉燕處超然夜寂寥羽客信來丹鼎具石淙夢斷水聲遥赤松作伴誰當見黃鵠高飛未易招劍履終身定何益勤勞付與沛中蕭

愛君憂世老彌深特操要須得失臨晚歲飛騰推有德故鄉安穩信無心小邦近似西山隱元氣終當北斗斟聖主方求三世舊老臣何止一遺簪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識之者作詩寄之

賀老稽山去不還鏡湖獨掉釣魚船南來太白尋無處却作郎官又幾年伏下迎鸞驚典謁家山施藥愍耕田試窮脚力追行迹亦使今生識地仙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在喜君浮宦亦天倫微之先生門人惟僕与子瞻兄復礼與退翁兄皆仕耳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闌論兵頓似前賢語莫作當年故目看

石室多年款誌平新書久溷里中生遣師今見朝廷意文律還應似兩京

送歐陽辯

我年十九識君翁鬚髮白盡顴頰紅奇姿雲卷出翠阜高論河決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承教文章疎略未足云舉止猖狂空自笑公家多士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己流枿低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仲逝無由追淚落數行心破碎京城東西正十里雨落泥深旱塵起衣冠纏繞類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去年叔爲尚書郎家傳舊業行有望今年季作澶淵吏米塩騷屑何當起前輩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流似黃河西行淤沒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似宜君飽讀遺書心亦足

送韓康公歸許州

功成不願居身退有餘勇心安里閭適望益縉紳重
朝爲北闕辭莫犯南河凍人知踈公達王命顯父送
百壺山泉溢千兩春雷動旋聞二季賢繼以一章空
詔書未云可廷論已爭竦茲行迫寒食歸及掃先壠
萬人擁道看一子腰金從爾曹勿驚嗟令德勸勤種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二絕句寄呈子瞻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槃冬來誤入文昌
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
會雪底蒿芹欲滿籃
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燈山例以北使見日立）欲
觀翠輦巡游盛深邸南宮鎖鑰拘

次韻王欽臣祕監集英殿井

碧甃涵雲液銅瓶響玉除汲花攢點罷灑霧喚班初
龍餅煎無數螭研滴有餘從官方醉飽一酌解清虛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振鷺紛紛未著行初從江海覘清光卷聲風雨中庭
起筆勢雲煙累幅長病眼尚能分白黑衆毛空復數
驪黃禁中已許公孫第得失何私物自忙

衰病相侵眼漸昏青燈細字苦勞神遍看大軸知無力聽誦奇篇賴有人前日鼓旗聞苦戰明朝雷雨出潛鱗殿廬困極唯思睡却憶登科似後身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好事桓靈寶多才顧長康何嘗爲人畫但可設奇將夕聚要當散能分慰所望清新二大士畀我夜燒香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羸病不堪金束腰永懷江海舊漁樵對床貪聽連霄雨奏事驚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異中矛服食舊相要一封同上憐狂直詔許昌言賴有堯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鷹揚不減少年時墨作龍蛇紙上飛應笑學書心力盡臨池寫遍未裁衣

韓康公挽詩二首

閥閱元高世功名自發身堂堂揖真相矯矯出稠人許國心先定輕財物自親傳經此韋氏世世得良臣

又

耆年時一二新第闕西南好客心終在忘懷日縱談規模人共記風味我猶諸誰是羊曇首回車意不堪

又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懸衆人後貪值主文賢
北道初聞召南江正遠邊平生闕親近遺恨屬新阡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春初戎馬掠河壖蜀國倉皇不解鞍未免驅民餽邊
食旋聞奉使輟郎官年高聘覺精神勝應穩要令事
業安持節近看蔥領雪擁裘應慣厲門寒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楊雄老病又思歸家在成都更向西邂逅王孫馳駟
騎丁寧父老問耕犁禪房何處不行樂壁像君家有
舊題德厚不妨三世將時平空自萬夫齊

鴻盧草堂圖

昔爲太室遊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蟄生足
徑歸不復徙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
一處一盧生裘褐陰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須錄
百年入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來有茅屋
江千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

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絶

秦虢風流本一家豐枝穠葉映花雙欲分妍醜都無
處夾道遊人空嘆嗟
朱幩玉勒控飛龍笑語喧譁步驟同馳入九重人不

見金鈿翠羽落泥中

韓幹二馬

玉帶胡奴騎且牽銀鬉白鼻兩爭先入坊龍種知何數乞與岐邠並錦韉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垣中不減臺端峻池上來從柱下嚴同直舊曾連月久蹔來還喜二公兼僕項與孫莘老同在諫垣與彭器資同在西掖直言已許侵彈奏新告行聞振滯淹顧我麄官何所與西曹只合論茶塩

早歲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塵却將舊學收新進幾誤今生是後身骯髒別都遺老驥沉埋祕府愧潛鱗制科前輩今獨張公安道一人後來未用惟張去華而已憐君尚勝劉蕡在白首諸侯呼上賓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登朝已老似王陽脫葉何堪霧雨凉案上細書憎蟻黑禁中新酒愛鵝黃臨堦野菊偏能瘦倚檻青松解許長仕宦不由天祿閣坐曹終日漫皇皇轍項自績溪除校書即未至京除右司諫竟不入館故以為恨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早緣民事失茶官解印重來十二年美惡一周還自

復始知東里解言天

梓漢東南甲乙州同時父子兩諸侯（玉孺時出守梓州）它年我作西歸計兄弟還能得此不

酒壓郫筒憶舊酤花傳丘老出新圖（崇州宮酒蜀中推第一趙昌畫花蘂倣今文播亦西川所無也）此行真勝成都尹直爲房公百頃湖

欒城集卷第十五

欒城集卷第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贈別

送君守山陽羨君食淮魚送君使鍾陵羨君江上居憐君喜爲吏臨行不欷歔紛紛出歌舞綠髮照瓊梳歸鞍蹈凉月倒盡清樽餘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書齒踈懶食肉一飯甘青蔬愛水亦已乾塵土生空渠清貧雖非病簡易由無儲家使赤脚嫗何煩短轅車君船繁東橋茲行尚徐徐對我竟不飲問君獨何歟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所願百里程馬心自爲計安用終日行
何人志四方欲買千金輕吾弟有儁才見事心眼明
二年坐北部萬口傳佳聲談笑頑狡伏何曾用敲榜
艱難得銅虎洗眼長淮清民事不足爲但當食魚烹
負重貴餘力過飽多傷生不見大路馬垂頭畏繁纓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聽片月墮我
前黑氣剥盡朝日妍一暑一寒又自堅體中風行上
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至哉道師昔云然既已得之
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騫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絶
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翻然赤手挑青
絲捷下巔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
風日黃金絡頭依圉人俛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鑒師游廬山

建成市中有狂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洽
巡頭蓬面垢氣甚眞截河引水聲崑崙下洗尺宅骨
髓勻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掃足

九陌塵獨遊凝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鷄羣子欲不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暾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無朕窮無垠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没浮犀牛波濤掀天谷爲洲江寒水落驚霜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鐫鏤連峯疊蟑立酉酉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尤猿號鶴唳豈無意委虵恠我懷羔裘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子躬薪樵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歛穫不知以爲歡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多憂變華髮照影慙雙鸞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日食太倉米篋中有餘紈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長女聞孀居將食淚滴槃老妻飽憂患悲吒摧心肝西飛問黃鵠誰當救飢寒二子憐我老輦致心一寬別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勸爾勤孝友慎毋慕衣冠淵渟自成井放瀉當生瀾豈有白雪駒舉足無和鑾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横卷三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詠皆月見飄然不作世俗詞高情不盡落縑素連峯絶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至軸酬不訾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謹淨几讀文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先淋漓手中五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均頴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凝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喪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惠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駭川青妙絶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乱日況乃旨酒長傷脾手狂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任池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真趣此身不與村酒分醇漓解鞍駿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閑生羆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窗餐卷聊自適磐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願入野寺嗟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篙師風吹波蕩到官舍號呼誰復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橘性甘多蠹南人畜蚁於園中蚁緣木食蠹雖鄰家柯葉相接而蚁不相過亦一翼耳空庭養蜂收蜜脾讀書一生空自笑賣鹽竟日那復詞城中清溪可濯漱城上連峯堪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賤憂無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藂見狐羆坐隅止鵰偶成賦槃中食蠶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時出走羞啜醨澤傍憔悴凡幾歲胷中芥蔕無一鼇江山別來今久矣不獨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不容久笑我野馬初受羈袖中短卷墨猶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求農圃救病它年未用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銅鐶玉鎖閉空堂腕脫初驚筆札忙紅燭遥憐風雪暗黃封微瀉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温暖深知覆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鈞三絶

白髮熈寧老諍臣凛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看馮唐去誰起雲中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

用諸人自與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凜生寒忽逢太守能相
下俱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
人馬蹄旋没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
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暾相逢却說
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霙似昔時許君一
醉那須起蘭亭傾仰迹已陳黄公酒壚愁殺人君知
聚散翻覆手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強吹然南遷不折知非
妄未老求閑愈覺賢屢出詩章新管籥偶開畫卷小
山川簿書填委慙君甚撥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難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晉得衆孫賢俊科蚤與寒儒
競禁從終償白髮年輩路聡鑣驚往事圃田回首泣
新阡舊聞推歷知天命着熟黄粱定洒然

次韻李豸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小床卧客笑元龍彈鋏無輿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

乘輕裘初許弊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
頗同遥想據鞍橫槊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纔收老病餘
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又

將相家聲近勳名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壓羣公
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又

罷郡來清潁微官憶宛丘頹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
復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

公罷潁川退居於陳轍為陳孝官時請見焉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
見奇初或笑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又

賦傳長嘯久書奏鏄鍾新共歎文章手終爲禮樂人
遺風滿臺閣好語落簪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又

劒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高齋晋寓宿旅食正蕭然

謂愜聞投石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洒葉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銳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字傾
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歲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又

季子尤高爽顏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黃壤遽相催
舊草誰收拾新松剩插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
大府寧居久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又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羨好姑章
一別飛騰速全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并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泝著綠者
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
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
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漈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
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
十章以繼摩詰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渌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九墨舒卷化山川

華嚴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雲蘁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熟不待見新春西風蘁自足

發眞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眞意方澹然

蘁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瓔珞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雷風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常遠溪山亦何有永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摧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雨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蘂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泠泠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水坐遣谷中人家家有琴笛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觀音巖

倚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垂雲泝

木見垂雲泝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爲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肴蔬取行麓粗飽有餘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珎木歸來得商鼎試鬻溪邊綠

陳彭淙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子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四時皆記伯時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黃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携九日嘗更少一枝心自覺春同斗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凉千里使胡須百日蹔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還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狐巾擁旛代北隨飛鴈頓足江東有卧麟欺酒壺冰將送臘照溪梅蕚定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盖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蛇志益深功名入圖史文字刻璆琳有助知由內騶虞欲重吟

又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晚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不倦疾爲累要稱學有原
蘧蒢視名器果蓏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又

仲氏氣無前爲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
杪榦要經雪驊騮待著鞭凄凉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尚嘗烽火報驚危擁旃絶漠聞嘉
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
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早年拭目看成
賦近日收心聞琢詩古錦屢開新得句弊貂万競苦
寒時南還欲向春風飲塞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極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塲何年千里作方塘煙波坐覺胡塵
遠皮幣遥知國計長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
經霜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黃 辰使例以人日還至雄州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與君但對湖光
飲又病偏須酒酒令寛何氏溝滕布棋句李君智略走

珠槃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顧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駢馬貂裘寒自煖連牀龜息夜無聲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黎棗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前一首呈趙侍郎後一首呈二副使

獨卧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縈纏心游幽闕烏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邊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羣離及春煮菜過邊君賜火煎茶約細君目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嶺夷漢封疆自此分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楊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馳驅本爲中原用嘗享能令異

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卿足忠魂

燕山

燕山如長蛇千里恨夷漢首銜西山麓毫掛東海岸
中開哆箕畢未路牽一線却顧汝漠平南來獨飛鴈
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樂比姬旦
次稱望諸君術略亞孤管子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
割棄何人斯腥臊久不澣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
王帛非足云予女惟蹈踐區區用戎索久爾縻郡縣
從來帝王師要在修士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氷泮
中原但堂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驢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驢借與兩輪紅他年出塞三千
騎卧畫貔貅車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梱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
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絕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
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
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出山

燕疆不過占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
住契丹駢車依水泉寨騶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
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穫
世爲客賦役希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
使心凄然石琫竊位不傳子遺患燕薊逾百年仰傾
呼天問何罪自恨遠徂從祿山（此皆燕人語也）

奚君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城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
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傳聞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間

孤城千室閉重闉蓑莽平川絶四鄰漢使塵來空極
目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
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歎呼齊年竄車塵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絶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皂貂欺朔
雪更催靈火煮鉛丹（馬上作李告之守一法似有所）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
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

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虜延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慙陸
賈橐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
玆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氷霜葉隨盡鳥獸紛無託
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爲獨窮陋意似鄙夷落
民生亦復爾詬汙不知怍君看齊魯間桑枯皆沃若
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
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人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蓆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
阜氊蘆窟室欺霜風春粱煑雪安得飽擊兎射麀夸
強雄朝廷經畧窮海宇歲遺繒絮消頑凶我來致命
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
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廬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
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
手朝會愁心胷甘心五餌隨吾術勢類畜馬游樊籠
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曾飲食自謂
得豈識圖霸光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速朝暘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礙嶮造次逢顛危中歲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中塗氷塞川滉漾無津涯僕夫執轡前我心志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抵典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閏有乞食師行乞遭毒刺痛劇侵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念極良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但爾不即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氷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華髮初試東風脫弊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槃生菜爲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氷欲結心畏窮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氷應生波窮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

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爲身五年朝謁慰簪紳元臣事業通三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遍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歲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蹔縮經邦手復起還當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旄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脩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飧夕已踈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与諸老為直率之会酒肴果蔬隨有而具我欲試求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先人昔游洛中有小築之意不肖常欲成就先志顧未暇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

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閤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高自舞氷雪晚初消

又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録薰風拂舜琴

又

皇心本夷曠一氣自炎凉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又

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氷飲食祈君千萬

壽良辰更上辟兵繒

雨遲麥粒尤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解

愠宮中時舉萬年觴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坰太官漫解供新

糉諫列猶應記獨醒

太皇太后閤六首

決獄初迎雨開倉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飢疫免憂春

又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趂新嘗

又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又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綵縷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半兩殿歡聲外得知

舟楫喧呼招屈處禽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梟羮賜凶去方知舜有功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宅不遣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閣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閒多不有圖書樂其如晝漏何

又

玉宇宜朱憂壺氷生晚涼深心念行暍清夜久焚香

又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翕呷霜紈動闌班綵縷長

又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藥初成及早收菖歜還羞十二節椿年自占八千秋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共天上清高定爾無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縠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

月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妃閣五首

曉起鐘猶凝朝回露欲乾遂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又

壓蕨出寒漿敲氷簇畫堂人問正祥暑天上絶清涼

又

九夏清齋奉至尊消除癘疫去無痕太醫爭獻大師

艾瑞霧長縈堯毋門

紈扇新裁氷雪餘清風不隔紵羅踈飛昇漫寫秦公

子榮謝應憐漢婕妤

泖泖金河入禁垣漸臺兩過碧波翻共傳太液龍舟

穩不似南方兢渡喧

夫人閣四首

脩廈欺晴日竜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又

新煮青錢稻米香旋抽獨繭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

蜜爭作輕衫薦壽觴

又

尋芳空茂木鬬草得幽蘭歌舞纖絺健嬉游玉佩珊

御溝遶殿細舞蛩飛灑彤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

盡陰陰高柳一彈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穆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諧雖云舊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塩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東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一卧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遥靈根自逐新陽發病枿從經野火燒吻燥未須尋麴蘗囊空誰與典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汗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遥長空厭過疑相荅虚幌螢飛半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雨敗梧蕉從來百鍊身如劒火減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漸喜一杯蕃好客未應五斗似當時口中舌在時聞句雪裏心安不問師去卧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計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解將冲氣通枯指易甚新陽發舊莖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却長生文章繆忝推前輩服食從來亦強名

欒城集卷第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崔嵬雲孤興其勃勃兮北風慨其揚波山窈窕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蹊遂蕪滅而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栢之青青兮紛其若江上之旌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桃雲之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峯其下蘖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

歛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怳然而有所懷儼峨峨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絕嶮兮獨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兮相氛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爲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俄爲鳥而騰去忽然而爲人兮佩王鏘以琅琅愛江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可執以罝罦高丘深其蒼蒼兮怳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凄凉兮稊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爲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牆兮繚九周巾有長遂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爲輪兮斲氷以爲之輈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爲予參乘慘然愍予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爲

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鄖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爲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子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鄉之人兮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頹垣

缸硯賦 并叙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煑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酉缸爲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爲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授余因爲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胷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皴碎而獨化爲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瓦銳而腹皤長頸而巨口餔糟啜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埋解偶與物鬬脅漏內稿棄於路隅瓦礫所汝忽然逢人藥石包裹

不我謂瑕治以非罪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爲我形
訞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儿子既博物之識已否
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
又不可謂無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
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
子則非開口而受濕洳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
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汚糢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
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汗子
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
毛之捽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鬻求效於此吐詞如
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
而喜利棄溪而嗜羨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
矣

登真興寺樓賦

季夏六月予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真興寺晚登寺
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
去東南望五丈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
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
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蘧蘧兮
曰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

茫南望連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桀業峨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洪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狂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芒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翺翔裊裊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坱軋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思古兮怳亡兮之遺韔

超然臺賦 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螑蝗逐捕盜賊廩卹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

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爲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巋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壘與玉斝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緜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淡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逞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汍瀾誠建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

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竢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跰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則病脾治脾則病肺平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十有二官於宛丘或憐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之朞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眞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煑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況能生人乎余既汩沒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栢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胥而瀹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氷雪之後

閱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蕪朽茲固自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項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蟪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幺未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倉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黿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絜白而純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蒐鬼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追赤松於古上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刑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觧弛散柯布華逮冬而遂性剛絜而踈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氷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

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兎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苟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耿掩冉以終日芽

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蘘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荊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以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觧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

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爾況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樓賦　黃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予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襞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垩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

成之轍方從事於將宋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
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
殆哉在漢沅光可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
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
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
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
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橫絕乎其前
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

海舞魚龍於瑝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
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
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
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
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
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
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
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皋衍其
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
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

山川開闔蒼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焉之臺巨佛之峯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翺翔嵬峨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淡漫古汴入焉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肯嶂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放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欒城集卷第十七

辭五首

御風辭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天地肅然塵壒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則亦鄭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

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衆人乎貧者葦蒲以爲屨斲柳以爲屐富者伐檀以爲輻豢駟以爲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屐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蒿之間止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畱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然拂吾廬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橫從不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胷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馮澹乎與風爲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霄而不以爲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以爲凶也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爲我立乎大風之隧凜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而畱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鴻毛彼將以爲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爲十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厭也況欲與之逍遥翺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嵩華亦將有

時而窮兮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爲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風未可乘姑乘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太白山（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閽顧后土之莘眛兮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姦山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媼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思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涘取荷華兮菱實拾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宜魚揖揖兮噣餌秋風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泚爲酒醴以跪酌兮斷白茅而爲委蓌天上其何食兮畏神君之不吾以進羿息以薦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爲善得福兮畀惡以死恐懼受賜兮怠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會潢汙蕨薇之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以跨脩龍之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劒其天倚殖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遠祕毀之清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今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敘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持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子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畋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子登制科公以諫官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蓋予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予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

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迕平居遇小事若不能次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

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子一人生如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無遺財以故衣斂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兒養其家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以遺其紼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温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貧平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授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于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予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

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紬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温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予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

卻五穀煮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没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予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絶俗三十餘年神益疆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攄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

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

曰爲道者不與命謀兮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絜廉不撓氷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叙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出涕夫死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爲可悲也子駿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爲楚詞得古之遺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予爲挽歌作楚辭以授之以爲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莫予晉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暘春風至兮百鳥鳴升高禾兮兩亦晴鳴一

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逡巡兮
徙奔馳命不可兮柰何號帝閽兮訴予予騫木蘭兮
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裴回莫之飽
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遠心不滅兮亭
亭倚嵩少兮長欷

詩二首

次白山祈雨詞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挹挹扳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遠苗不
穗孽不米哀將飢兮
山巖巖眞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孰穫黍求既
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爲灰石爲炭水泉沸百草爛神予我旱奪之孰爲
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焉空雨騰淵誅孽妖友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
堂龍爲役是何惜兮
雨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囷籠爲酒醴伐豚舞長
袖擊鳴鼉罷以報兮

舜泉詩　并敘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
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北東方之人多稱

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荐登泉始復發民驩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瀦爲二池灑爲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馬灌濯播灑蒲蓮魚鼈其利滋大因爲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嵓嵓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洌斯泉下民是祗泉流無疆有永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匯爲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薀毒是洩汙濁以流埃壒消亡風火滅收蘘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爲旱災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時雨既澍百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洫滿盈鰕黽沸騰匪泉實來帝實顧余執其羔豚蘋藻是菹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劒石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試劒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

爲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劒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歛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石不尚有舊

凰味石硯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焉爲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頳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爲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

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子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予予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首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失性熟爲不等等爲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等不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樂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爲亂不援亂以爲治援亂以爲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爲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臭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

言事者爲大則曰無亂爲異則曰有變以爲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爲以爲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爲治之地夫有意於爲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鉏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爲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祥翺翔惟其所欲爲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爲治之地也爲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蔾莽樸

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

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慼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

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平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畧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

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暇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爲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爲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爲虞舜其次爲魯閔而其次猶得爲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

爲良人以上至於爲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爲主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爲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爲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爲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爲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猶較孔子亦猶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爲有王者起今之諸

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爲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爲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客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爲省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爲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遏陷

穽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唯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因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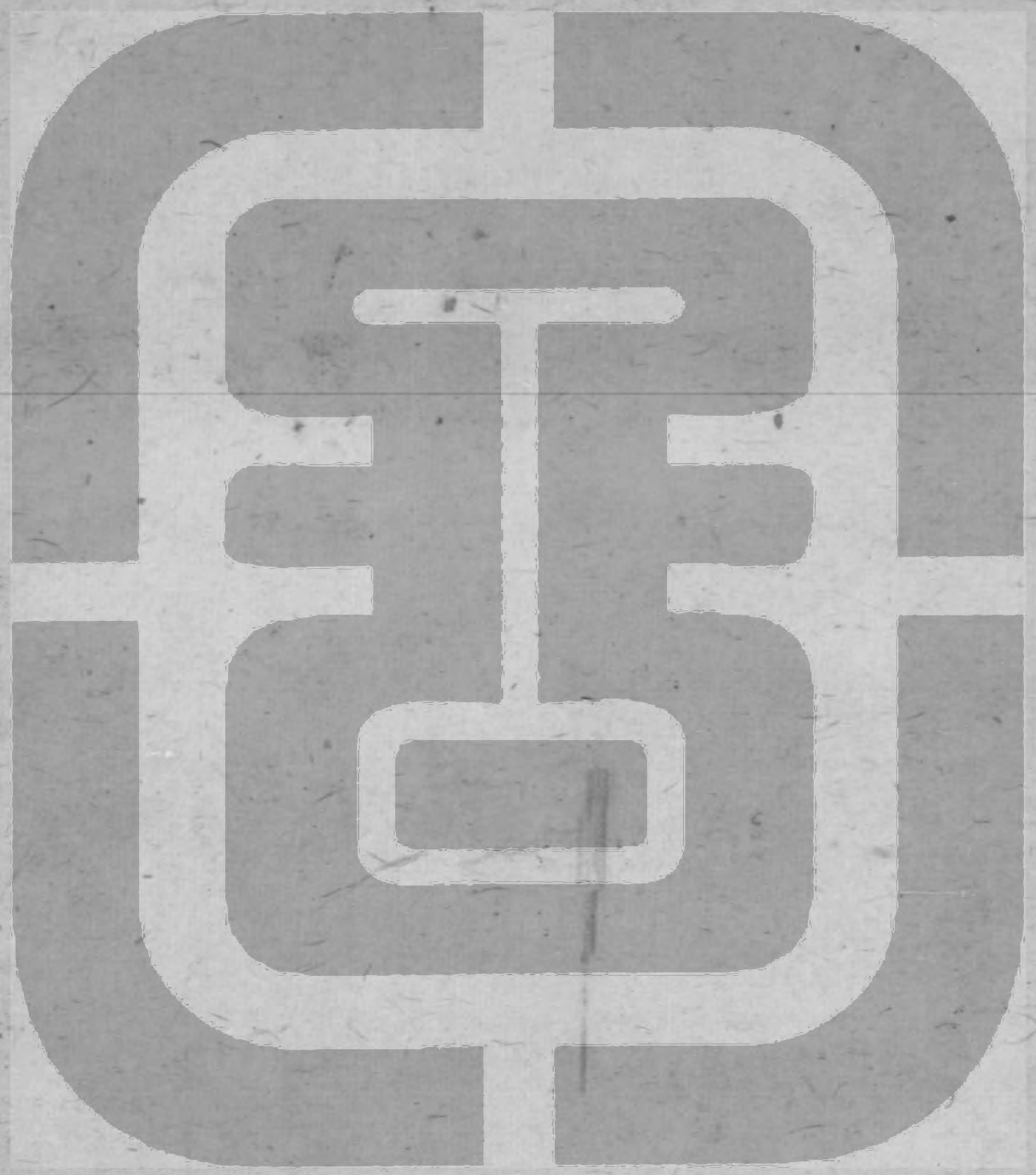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檝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

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脩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洽邻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

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冶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嘗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

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疎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疎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樂城集卷第十九